戊戌政變記

戊戌政變記卷五

第五篇　政變後之關繫

第一章　論中國之將來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儼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織之廣西之土司織之膠州灣織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織之各省鐵路礦務織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織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雖深然究然未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　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

四月廿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何及三月大變遽起　梁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嘆虎狼之鄰眈眈而視僉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哀時客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時客曰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闇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値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兎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愛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

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强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等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即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强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豈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某某者號稱通時務

衆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于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嘗有一成效彼其于各國政體茫無所知于富強本原瞭乎未嘗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於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於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間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實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

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殆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屢行於歐美而不切於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國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尚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是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於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保 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 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

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强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第二章　支那與各國之關係

奄奄將死之人藉臥於荒郊上則鷹雀懸喙而睨之下則狐犬磨齒而伺之雖小至蠅蚋蟲蟻亦結隊而思噬之其惟今日支那之情狀乎使其人一旦蹶然而起則環於其旁者一鬨而散天日淸明晏然無事不然者則本人之肢體懸解骨肉狼藉固不待言而鷹雀狐犬之相爭相搏相噬兩敗俱傷其勢必於原野厭肉川谷爲血未知所極嗚呼支那之存亡其關係於地球五大洲之全局如此其切近也於是有藥物於此飲之則生不飲則死彼其人固已知之而求

得之且將下咽矣而有物鯁於其喉焉鯁去則能咽而生鯁不去則不能咽而死死生之間不能容髮嗚呼其惟今日支那之情狀乎

俄人外交政策最險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語釣餌人國所墟之邦用此法者不知幾何姓矣彼奉其前皇遺詔之政策朝夕謀得志於東方故世界諸國中欲瓜分支那者惟俄爲最因盡人而知之也惟其然也故不欲支那之强立欲支那之不强立則必禁其改革而後可故俄人語滿洲黨人曰改革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也彼滿人固本有不欲改革之性質矣今聞此言適與其本有之性質相應於是生絕大之變力故使滿洲黨得志則俄人亦必隨而得志此一定之勢也今諸邦將均勢之主義各謀在支那得額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使滿洲政府聯俄之策既定則俄人必將以支那政府爲傀儡而暗中一切舉動彼將悉陰持之俄政府享其實而滿政府效其勞是俄人於東方又增據一政

府也如是則東方之事俄人常爲主而諸國常爲客以客敵主常處於不能勝之勢而何均勢抵制之可言哉故支那此次之政變實俄人所嗾祀以求之者也曰然則滿政府與俄聯約既成而後有政變之事乎曰未也西后與滿人雖有欲乞俄保護之心然滿人中向無一人與聞外交之事者慶親王崇禮敬信之在總理衙門不過伴食而已支那聯俄之策向惟李鴻章主之今茲之政變榮祿實爲魁首榮祿因李鴻章爲西后所寵而其才足以敵己也故猜忌之塌力擠排之一切政變之事皆不令李鴻章與聞懼分己權也今且借巡視河工之名驅李出京矣故前此聯俄之約雖或有之然廢立之謀必非因俄人之力也若夫以後之事則吾不敢言矣

英國之欲瓜分支那乎否乎旁觀之論紛然莫能斷也然以吾計之則英人決不以瓜分爲利也英人以商立國者也商局之盛衰英人全國之盛衰關焉地

球商局若有擾亂崩潰之時則英國亦不可問也今完全十八省膏腴之大地實全世界一大商場而英人據其利十之八九焉一旦割而食之誰鴻溝而界之卽使英人能得全支那三分之一而已失其三分之二矣何也此三分之一屬支那與屬英國其利所得無幾其三分之二屬於他人則英之所損大也且俄人既得志於支那北部北部之人皆蒙古游牧舊部其人素以敢戰暴戾淩轢南方今若入於俄俄人以其民兵制部勒之教練之驅策以蹂踏中原英人雖有長江而不能安也此其利害至淺英人必能辨之故英之不欲瓜分支那亦自然之情也

若夫日本則更不待言支那若被分割日本惟福建一省或可染指然尙在不可必得之數歐力既全趨於東方唇亡齒寒日本之危亦同累卵彼遼陽之地昔已得之者猶且被他人取之於其懷況在他日乎故使今日日本而猶有以

瓜分支那爲心者雖謂之喪心之人可也夫英國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支分之勢之急也如彼欲免支那之支分惟望支那之改革然支那必如何而後能改革則日本英國之人不可不深察也

第三章　日英政策旁觀論

夫英國日本之本扶植支那內之既有同情也如此外之復有機會也如彼然而兩邦願猶遲疑審愼莫敢實行其扶植之政策者則何也吾竊爲兩國計之日本之意則自慮其兵力不足以敵俄佛兩國欲俟數年以後新造之堅船盡成海軍之雄力加增然後振刷精神以圖東方之事也雖然日本加一艦俄人亦加一艦日本之雄力增一分俄人之雄力亦增一分然則今日不能敵者而謂他日之必能敵乎況以財力論之日本固不能與俄人匹敵然則數年以後俄人所增之兵力必過於日本明矣故日本不欲敵俄人則已耳苟欲敵之必

至今日而不在數年以後也若夫英人之兵力固足以敵俄人而有餘矣亦相持而不發者何也凡君權專制之國其用兵甚易共和政體之國其用兵最難英之持盈保泰眞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概故英人持平和主義政體使然也雖然使平和之局終古可不破壞則豈不甚善試問今日之時局能乎否乎今日不開戰端則數年之後亦必出于一戰耳夫不免於戰一也與其待之異日而全球皆將受其害孰若決于目前而東方或可其蒙福乎且俄人今日不易動兵之徵驗有數端焉

一　西伯利亞之鐵路未成也

二　旅順大連灣之完繕未固也

三　滿洲政府之密約未定也

四　今年大饑饉元氣凋傷非藉滿洲接濟則不能有事于東方也

五　德國之交將離也

有此五端則使日本一國之力苟昌言以與之抗吾竊料其猶將退而讓也況於聯合英米乎夫俄人之兵力其羽翼未成之狀雖如此矣至其外交政策則日光炯炯有非諸邦所可及者然及深知日本人之畏彼也又深知英人之持盈保泰而不易動也故每每以虛聲恐人出剽疾輕快之手段着着占先步步漸進着着逆料英日之必不出於戰故不問戰具之如何惟悍然以逼人而兩國果着着退讓聽其占據東方之陰權矣今年旅順大連灣之役是也當時中國之志士咸抗疏力爭謂英日必不許俄人之占領此地請堅拒之以俟兩邦之執言而久之竟無聞焉蓋俄人早料其必如是故敢於冒昧強奪也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自今以往俄人之施此手段於東方將日出而不窮吾不知持東方平和主義者將何以待之也

俄皇近倡萬國平和會嗚呼此猶虎狼與群獸立約約勿相搏噬以舒己爪牙之成也吾見俄皇之用心有類於是矣數年以後五端之阻力既去則俄人羽毛豐滿而高飛之時恐我雖欲已而彼必不能已也故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間全世界之文明將進一級而必有戰亂以先之焉此必不能逃之數也其戰亂之必因中國而起又衆所共見也然發之在今日則中國猶保全戰而有益于世界者也發之在他年則中國必糜爛戰而無益於世界者也有心人不可不審擇而決行之也

日本之於高麗也犯公法干預其內政焉非不憚險也迫於相扶也英國之於土耳其也爲之死士二萬人糜餉七千萬磅非不憚勞也急於自衛也今支那與日本英國之關係其重大殆過於高麗土耳其也而甯可憚險乎而甯可憚勞乎抑昔者高麗土耳其之事豈不賴勇進之功哉彼險者固本皆險而勞者

固未徒勞也外交之策我退則彼進我進則彼退耳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

戊戌政變記卷五終

戊戌政變記卷六

第六篇　殉難六烈士傳

康廣仁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鷙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于觀人達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己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于浙蓋君少年氣血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跅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塲使之游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闒冗勢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

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塲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敎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今年春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强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廢八股之一事鍥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　皇上之聖明

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於是君語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尚不足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時余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

今　皇上雖天亶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横舊黨之頑固　皇上非不知之然　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猶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

俟諸十月閱兵以後若　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故事凡　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詣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　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皆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

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命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

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拔人嚴於辭受取與有古學遺
蹤推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之豪俊皆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
不悅學父兄責之卽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游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
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
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
如孫武令嚴密緻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
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竊草不
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
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查壓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
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邪留
此物此樓何時得淸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驗見其剛

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為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 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尚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於經濟科一事多為阻撓時八股尚未廢許自恃為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

騤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洲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謬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 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后請 上獨攬大權曰西后於穆宗則爲生母於 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因見獄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祁寒擁爐戰栗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 上示戒故 上見后輒顫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建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眥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

先生代草之甚詳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於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於衆政變後之僞諭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文悌疏既上 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悌之誣罔命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火知誓死以報適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 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八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疲老庸謬不通時務者於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於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

黨案已發京師人人懸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燄昌披莫敢攖其鋒君獨抗疏詰問　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眷念外患忠氣之誠溢於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賣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黻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變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

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於天下皆不知其撫從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醢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豈計成敗乎瀏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

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

發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摺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日君口口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與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於給事中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於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倡蜀學會於四川會館集貲巨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　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

擢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　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斷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於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仲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疏曾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仲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游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　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于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當行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

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哉

林旭傳

林君字暾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齔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

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倡閩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正月初十日開大會於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壻才名藉甚故榮祿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於朝七月召見　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　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　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　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椎號時袁

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詞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為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暾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暾谷故長於詩詞喜吟咏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耶榮祿之愛暾谷雖致暾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騈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胡

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四川某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行其為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為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尚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為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于朝當勖王事

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為叛逆　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　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為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矣氣節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自□□□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

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而於仲雄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兇材未驗故不能詳記其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

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

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等爲學堂教習召□□□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義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　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

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　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　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　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　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　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　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　皇上之眞無權矣至廿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　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

設法營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 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 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 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 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故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

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　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
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
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
慰帥兵榮曰漢人不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
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
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
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　皇上在僕營則
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
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
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
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

劃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
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
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
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
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
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 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
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
復與俠士謀救 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
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强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
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
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

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為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

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已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劄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與君之石交□□□□□□□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淸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

咕嗶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晚近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淸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

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附烈宦寇連材傳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硬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己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于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爲狂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讚成廢立日逼 皇上爲游博之戲又賞 皇上以鴉片烟具勸 皇上吸食而

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　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內中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皆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何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　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　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　皇上今尚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

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
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惜死則不上摺也
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愼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整
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
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譌訛舛云同時有王四者亦
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　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　皇上之內侍本
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　上西后忌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
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卽此人也楊蓋誤以
聞爲文云
論曰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其寇黃門之謂乎
京師之大衿纓之叢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車載及其愛國明大義乃獨讓一

不識字之黃門嗚呼可無愧死乎八月政變以後　皇上之內侍及宮女前後被戮者二十餘人聞有在衣襟中搜出軍器者蓋皆忠于　皇上欲設法有所救護也身微職賤無由知其名姓惟據報紙所傳聞有一張進壽者云嗚呼前者死後者繼非我　皇上盛德感人之深安能若此乎嗚呼如諸宦者亦可以隨六君子而千古矣

戊戌政變記卷六終

戊戌政變記卷七

梁啓超撰

附錄一　改革起原

喚起支那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支那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爲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彼奴隸者苟抗顏而干預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擯斥則譴責耳故奴隸於主人之事罕有關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之然也支那之人視國事若於己無與焉雖經國恥歷國難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然也且其地太遼濶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絕異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視若異國焉各不相知各不相關誠有如小說家所記巨鯨之體廣袤數里漁人斷其背而穴焉棲處於是炊爨於是而巨鯨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昔日本當安政間受浦

賀米艦一言之挫辱而國民蹶起遂成維新支那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待臺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酣睡之聲乃漸驚起此亦事之無如何者也

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啓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廣東湖南同日先上各省從之各自連署麕集於都察院者無日不有雖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申實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於北京之松筠庵（庵為明代烈士楊繼盛氏之故宅也）為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時康有為尚未通籍實領袖之其書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為歸蘊謂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

口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若今猶不變則他日之患更有甚於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爲代奏然自是執政者漸漸引病去公車之人散而歸鄉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啓闢實起點於斯舉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車上書記以紀之實爲淸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舉也

和議既定公車既散康有爲適登進士授職工部主事復上書言變法下手之方先後緩急之序專主開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人之聰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而歸本於　皇上之獨伸乾斷勿爲浮言所動工部堂官惡之益甚不爲代奏蓋和議方成人心激厲此實我國維新一大關鍵以　皇上之天錫勇智使彼時得人而輔之其措置更易於今日此實支那一大可惜也今將其書照錄於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爲爲變通善後講求體要乞速行乾斷以圖自強呈請

代奏事竊職前月不揣狂愚妄陳大計自以僭越干犯重誅待罪彌月惶恐戰慄迺蒙　皇上天地包容不責其僭妄之罪豈非廣芻蕘之聽立鞀鐸之鳩以開言路而廣聰明耶職上感聖明之納言如此下憤國事之搶攘如彼前書僅言通變之方未發體要及先後緩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鉞再竭愚誠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爲治之道在審理勢勢本無強弱大小對較而後分理難定美惡是非隨時而易義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統又作易以言變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進退消息變通而後可久所以法後王而爲聖師也不窮經義而酌古今攷勢變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劍之愚非闔闢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開外國環逼既已彼我對立則如兩軍相當不能謀其狃法兵謀無以爲用兵應敵小敵而不知情則敗而張皇大敵而不知情則懾而致敗必然之理也夫泰西諸國之相逼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竝

代四夷之交侵以強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學之事也今泰西諸國以治法相競以智學相上此誠從古諸夷之所無亦當攷泰西所以致強之由一在千年來諸國並立也若政稍不振則滅亡隨之故上下勵精日夜戒懼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其君相之於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護惜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於其君其國皆能親之故於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國人之精神議論咸注意於鄰封有良法新製必思步武而爭勝之有外交內攻必思離散而窺伺之蓋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時時有相競相勝之意所以講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後僅能相持也一在立科以勵智學也泰西當宋元之時大爲教王所愚累爲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爲新義以爲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啓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於國家立科鼓勵其士人著有新書發從古未有之說者賞

以請秩高爵其工人製有新器發從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給功牌皆許其專利覽其歲年其有尋得新地爲人跡所未闢身任大工爲生民所利賴者予以世爵於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之數十年間科侖布尋得美洲萬里之地闢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銀巨萬而銀錢流入中國矣墨領偏繞大地知地如球而荷蘭葡萄牙大收南洋據臺灣而佔濠鏡矣哥白尼發地之繞日於是利瑪竇熊三拔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挾技來游其人貢有渾天地球之儀量天縮地之尺而改中國曆憲矣至近百年來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創輪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廣州且徧收四洲爲屬地闢土四萬里矣道光末年始有電線鐵路美人鐵路如織綱絲五里十里縱橫午貫而富甲大地俄人築之闢地萬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緬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琿春法之得越皆築鐵路以偪我三垂矣合十餘國人士所觀

學君相所激勵師友所講求事無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橫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爲天下政教之大人皆驚洋人氣象之强製造之奇而推所自來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爲之一在設議院以通下情也籌餉爲最難之事民信上則巨款可籌賦稅無一定之規皆出公則每歲攤派人皆來白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於衆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衆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並舉以致富强然孟子云國家閒暇明其政刑尊賢使能大國必畏易稱開物成務利用前民作成器以爲天下利洪範稱大同逆吉決從於卿士庶人孟子稱進賢殺人待於國人大夫則彼族實暗合經義之精非能爲新創之治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故於外無爭雄競長之心但於下有防亂弭患之意至於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勞累官務困智名勇功之

士不能盡其學一職而有數人一人而兼數職務爲分權掣肘之法不能盡其才道路極塞而散則易治上下極隔而懍則易威　國朝因用明制故數百年來大臣重鎭不聞他變天下雖大戢戢奉法而文網頗疏取民極薄小民不知不識樂業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無也若使地球未闢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無如大地忽通強敵環逼士知詩文而不通中外故錮聰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謹而畏言興作故苟且粉飾而事不能興民多而利源不開則窮而爲盜官多而事權不屬則冗而無恥至於上下隔絕故百弊叢生一統相安故敵情不識但內而防患未嘗外而爭強以此閉關之俗忽當競長之時絺綌宜於夏日雨雪忽至不能不易重裘車馬宜於陸行大河前橫不能不覓舟楫外之感觸既異內之備禦因之故大易貴乎時義管子貴乎觀鄰管子曰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舉而

不當此鄰敵所以得志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合己獨孤國非其國也大而不爲者復小衆而不理者復寡並列國並爭如孤耳轉戰於長閒苟精神方略兵械士馬少有不逮敗績立見大朝一統如一人偃臥於斗室俱謹戶牖去蚊虻雖稍高枕可以無事今若如春秋戰國之並爭非復漢唐宋明之專統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也若引舊法以法近世是執舊方以醫變症藥既不對病必加危五十年來講求國是者既辭證之未真故言戰言和亦施藥之未當否則爲守不藥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償款猶日危而至此傷寒存裏病入厥陰昔患水腫痿痺猶尙龐然今且枯乾瘦痲漸無精氣如不講明病證盡易舊方垂危之人豈堪再誤但辭病之輕重常變不同則用方之君臣佐使亦異故今辭端致力之始尤以講明國是爲先伏閱聖意所注垂下及羣臣所論說咸欲變法自強可謂通知情勢矣然言今當

以開創治天下不當以守成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爭治天下不當以一統無爲治天下誠以積習既深時勢大異非蕩滌舊習再立堂構無以滌除舊弊維新氣象若僅補苴罅漏彌縫缺失則千瘡百孔顧此失彼連類並敗必至無功夫夏屋壞於短梲金堤敗於蟻穴況欲循塗牆雕朽木而當雷電風雨之交加豈有不傾覆者哉他日不知其彌補之非或歸咎於變政之謬近者設立海軍使館招商局同文館製造局水師堂洋操船政而根本不淨百事皆非故有海軍而不知駕駛有使館而未儲使才有水師堂洋操而兵無精卒有製造局船澳而器無新製有總署而不通外國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國馳騁若其徇私發弊更不必論故徒糜巨欵無救危敗反爲攻者藉口以明更張無益而已職竊料今者　廷議變法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風雨既至終必傾壓國事有幾豈可頻誤哉職伏願　皇

上召問羣臣講明國是反覆辨難顯露事勢確知舊習之宜盡棄補漏之無成功大體既立而後措施不失議論游定而後耳目不惑先後緩急乃可徐圖摧陷廓清乃可用力若果能滌除積習別立堂基縱爲 皇上計之三年則規模已成十年則治化大定然後恢復舊壤大雪仇恥於以爲政地球而有餘矣夫以不更化則危亡之急如此能更化則強盛之效如彼存之豈不易哉請以土耳其日本言之土耳其爲回教大國橫帶兩洲地五千里非洲二十餘國皆其屬藩陸師天下第一水師天下第三以不更化之故兩辱於俄其屬地布加利牙羅馬尼亞門的內哥羅塞爾維亞皆叛而自立於是俄割其黑海波斯割其科託奧割其波森利牙赫次戈偉也納英割其毛魯塌希臘割其白海六大國廢其君而柄其政爲之開議院築鐵路於是土不國矣其他守舊之國摧滅已盡惟餘我及波斯暹羅耳以緬甸之大我累用兵而

不得者英人旬日而舉之其得失可以鑒矣日本蕞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國之十一近者其國王與其相三條實美改紀其政國日富强乃能滅我琉球割我遼臺以土之大不更化則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强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況中國地方二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多物產二十六萬種之富加之先聖義理入人之深　祖宗德澤在人之厚下知忠義而無異心上有全權而無掣肘此地球名國之所無而泰西諸國之所羨慕者也以　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勢有獨攬之權不欲自强則已耳若　皇上真欲自强則孔子所謂欲仁仁至孟子所謂王猶反手蓋惟中國之勢爲然然數千年之舊說易爲所牽數百年之積習易爲所滯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吐下之方庸醫不投苟非有雷霆霹靂之氣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故非天下之至强不能掃除也後有猛虎則懦夫可以跳澗溪室遭大火則脊夫不

復惜什器惟知之極明者行之自倍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見也　皇上眞有發强剛毅之心眞知灼見之學掃除更張再立堂構自有不能已者故願　皇上先講明之則餘事不足爲也若猶更化不力必是講明未至以爲舊習可安不必更張太甚是雖有起死之方無救庸醫之誤矣竊覩今日經此創鉅痛深之後未聞臥薪嘗膽之謀有兵事則惶恐紛紜旣議和則因循敷衍　皇上有自强求治之心而未聞求言求才之事上下隔絕未聞紆尊降貴以通下情泄沓苟安未聞震動激勵以易風俗大小上下未聞日夜會合謀議自强之舉大臣宰執復徇簿書期會往來飲食之文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恥已忘憤心已釋過此益可知矣麻木不仁飲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藥之不能入誠扁鵲所望而卻走也若猶待遼瀋事畢乃議改圖則今日割地之舉皆由昔者泄沓之爲不敢圖內治而待命他人天下甚大非變日

生撤兵既難教案旋起土司未劃回亂繼生何日是從容為政時哉方今求治雖救火追亡猶慮不及而佩玉鳴珂雅步於覆屋危牆之下豈有當乎庸醫稜稜足以殺人庸人因循足以誤國故敢謂廷議變法積習雖忘風雨既至終必傾隳者此也夫斟酌補苴豈不甚善而職必謂非掃除更張終無補益者何哉試以一二事言之如今日所大患者貧弱也救貧莫如開礦製造通商救弱莫如練兵選將購械人所共知也而科舉不改積重如故人孰肯舍所榮趨所賤哉著書製器辦工墾地之榮途不開則智學不出故欲開礦者通礦學則無其人講製造則創新製者無其器講通商則通商學者無其業有所欲作必拱手以待外夷故有地寶而不能取有人巧而不能用以此求富安可致哉鄉塾童學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汽之學校不設則根抵不立驅垂老乞丐者為兵而欲其識字繪圖測表燃炮必

不可得則兵不如人選悍夫勇士者爲將而欲其諳史知兵測天繪地必不可得則將不如人購外夷開官廠以爲船砲鎗械而欲其新式巧製必不可得則船砲鎗械必不如人故凡有戰皆必敗績以播國家有兵而不可用有械而不可恃以此求强安可致哉假如知開礦製造通商練兵選將購械之不能驟求矣於是稍改科舉而以榮途勵著書製器尋地辦工之人大增學校而令鄉塾通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汽之學亦可謂能變通矣然外國凡講一學必習衆力以成之開爲集思廣益觀善相摩亦以購書購器動費巨萬非衆擎則不舉故致天文則有天文之會凡言天文者皆衆焉集觀象之臺購渾天之器美人費旦購天文鏡費七十萬金此豈一人能爲哉致地理則有地理之會凡言地理者皆衆焉英國阿侯爲亞洲地理會首醵金派人游歷我亞洲自東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部及我國

蒙古西藏測量繪圖窮幽極險我雲南細圖英人道光二十五年已繪之西藏細圖光緒二年已繪之我蒙古漠河金礦之山前年俄人已繪有細圖到天津他如法人派流丕探滇越之地而卽收越南派特耳忒游暹羅玫湄江之源而卽割暹羅湄江東岸近俄英之强人漠河靖海川藏測繪者不可勝數既屢見疆臣奏報以爲大患豈者皆其地理會中人爲之非國家所派者也特國家爲之保護遂收闢地萬里之殊功其他言礦學有礦學之會言農學有農學之會言商學有商學之會言史學有史學之會卽今教案迭見天下推之亦皆其教會所派之人並非出於國命不過爲之保護耳而教民嗣察敵情則以大賴其力故泰西國勢之强皆藉民會之故蓋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民會則專門講求故能事事新闢其入會之人自后妃太子親王大臣咸預焉前者俄后親入醫會比者日本之后入救人會皆降至

發而講求之如中國天子躬耕后夫人親蠶之義以資鼓勵故舉國風從學業之精製造之新實由於此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學以致其道又曰以文會友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後車數十唐太學生萬人宋朱子陸九淵講學數千人明徐階講學會者八千皆治化極盛絕無流弊至漢明之季主持清議此乃權奸之不利而國家之大利也明季武臣入仕　國朝畏人議之故嚴其禁令非其時豈可復沿其誤然上不爲倡下不敢作會若不開則學亦不成然學會雖開矣而學生精微事至繁重誰爲考授誰爲興舉鄉里纖悉必責成於縣令而縣令上有層累之督撫司道本府以臨之則控制殊甚下惟雜流之典史巡檢胥差以佐之則輔理無人任之極輕捐納軍功亦可得之極賤抱道懷德不肯爲甚至冗員千數望差如歲廉恥喪賢才識庸鄙以此而欲其徧開新學鼓舞人士大勸農工興啓利源豈可得

哉故周則百里封侯直達天子漢以太守領令下逮小民府級既寡宜治較易近者日本之變制也以縣直隸國主而親王出爲知縣故下情無不達而舉事無不行吾土地遼濶知縣太多縱不能如日本直隸國家亦當如漢制簡以巡撫與其品秩任以從臣上汰藩臬道府之冗員下增六曹三老之鄉秩計月選不過數人簡拔何勞簽部清流向上易於自愛奏報直達乃可舉事若明知冗員而不能更革是雖有良法而無自推行其餘文書繁密之當删卿寺冗閑之宜汰京官數人之當併隸差數四之宜專吏胥之宜易用士人百官之宜終身其職必使盡去具文乃可施行實政若猶用明代承襲之法必致貽政事叢脞之憂然一旦而盡革官制職有以知朝議之未能也然令改易庶官漸立諸學矣而上下不交積弊不去蠹在根本終難自強今之知縣品秩甚卑所謂親民者也而與吏千數人盤隔於內山野數百里遙隔

於外小民有冤呼號莫達耆老訛索當署威嚴長跪問訊刑獄慘酷乃至有人命沈冤黠子待質而經年不訊者若夫督撫之貪去民益遠百縣之地爲事更繁積弊如山疾苦如海既已漫無省識安能發之奏章況一省一人一月數摺閉塞甚矣何以爲治樞臣位重事繁又復遠嫌謝客 皇上九重深邃堂遠廉高自外之樞臣內之奄寺外無得親近況能議論小臣引見係望清光大僚召見乃問數語天威儼穆於上俯伏參跪於下屏氣戰慄必顛蹷播何以得人才而盡下情哉每日辦事召見樞臣限以數刻皆須了決伏跪屏氣敬候顏色未聞反覆辨難甚少窮日集思天下甚大事變甚微 皇上雖甚聖無缺失而限時以言事參跪以陳辭雖有才賢不能竭盡當此時變豈能宏濟艱難哉夫以無益之虛文使人不能盡其才甚非計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從容燕坐講求經國故能措施發如用成上治夫行以知爲本高

以下爲甚不講論則有行而無知不悉坐則有高而無下莫必行蹶太高則危尊嚴既甚忌諱遂多上雖有好言之誠臣若爲行意之媚樂作太平頌聲之詞豈有危敗亂賊之事故人才隔絕而不與積弊日深而不發至中國敗壞之由外夷強盛之故非不深知寔不敢言昔黎庶昌泰使日本有所條陳但請親王出遊總署不敢代遞其他剴切 皇上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達達之而不動動之而不行 皇上雖天亶聰明皆爲壅蔽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較中外而求自強其道無由夫天子所以爲尊者威棱遠懾四夷賓服德澤流溢海內乂安上播 祖宗之靈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傳於後世乃可尊耳若徒隔絕才賢威臨臣下以不見不勤爲尊以忌諱壅蔽爲樂則近之有土地不守人民不保之患遠之有徽欽崇聖二世瓦解之禍人情安於所習蔽於所見而禍敗一來悔無可及職擬言 皇上尊則尊矣竊

則獨立於上　皇上何樂此獨尊良爲此也夫使內示尊於奴隸而外受辱於強鄰與內交泰於臣民而外揚威於四海孰得孰失不待　皇上之明無不能辨之者夫天地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自然之理也歷觀自古開國之君皆與民相親挽輅可以移駕止輦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敗之君並與其臣相隔絕隨煬之惡聞盜賊萬曆之久不視朝所以致國祚之傾也伏讀　太宗文皇帝聖訓謂明主自視如天臣下隔絕是以致敗我國上下相親是以能強嗚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興者盡在此矣孟子謂如恥之莫如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蓋文王之聖與國人交鹿鳴文王之詩不惜飲食以臣爲賓故能成郅治流美至今夫　太宗文皇帝我朝之文王也竊願　皇上師之紆尊降貴與臣民相親而以明季太尊爲戒天地既交萬物萌動根本既淨堂構自立百度昭

學自強可致矣 皇上若深觀時變稍降尊嚴聽所欲言者有五焉一曰下詔求言破除壅蔽罷去忌諱許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門遞摺令御史輪值監收謂之上書處如漢公車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遞亦不得以違礙阻格永以為例若言有可採溫旨褒嘉或令召對霽顏詢問庶闢門明目洞見萬里二曰開門集議令天下郡邑十萬戶而推一人凡有政事 皇上御門令之會議三占從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縣咸令開設並許受條陳以通下情三曰闢館顧問請 皇上大開便殿廣陳圖書每日辦事之暇以一時許親臨燕坐顧問之員輪二十員分班侍值 皇上翻閱圖書隨宜諮問訪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經義之精民間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或霽威賜坐或茶果頒食令盡所知能無有諱避上以啟 聖聰既廣所未聞下以觀人才即勵其未學令天下人才皆在左右守縣奉使皆在特簡問其方略責以成功

許其言事殿其賞罰則人皆踴躍發憤仰酬知遇治天下可運之掌矣其顧
問之員一取於翰林文學侍從人才較多閒散且甚宜令輪值一取於薦舉
用　世宗憲皇帝之法令大臣翰詹科道下及州縣各薦人才凡有藝能皆
得薦舉賞拔草澤禁薦顯察或分十科俾無遺賢雖或濫竽必有異才宜令
輪值其不稱旨者隨時罷去其荒謬者罰其舉主一取於上書其條陳可採
召對稱旨者與薦舉人並稱待詔亦令輪值一取於公推集議之員郡縣分
舉各熟情勢自多通才亦令輪值四曰設報達聰周官訓方誦方掌誦方慝
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開報館州縣鄉鎮亦令續開
日月進呈並備數十副本發各衙門公覽雖宵旰寡暇而民隱咸達官慝皆
知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於是至外國新報能言國政今日要
事在知敵情通使各國著名佳報咸宜購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

晤士美之滴森令總署派人每日譯其政藝以備乙覽並多印副本隨邸報
同發俾百寮咸通悉敵情　皇上可周知四海五月開府辟士宰相之職在
於進賢漢世三公皆有曹掾妙辟英賢以爲毗佐故漢之公府得人最盛今
之樞臣乃畏譏避人與天下之才賢不接豈能爲撥亂之任哉宜復漢制令
開幕府略置官級聽其辟士督撫縣令皆仿此制其有事效同升之公庶幾
宰府多才可助謀議然後分遣親近王公大臣遊歷以資諳練能去官吏僚
從胥役繁重以示親民免嚴刑長跪以恤民艱厚俸廉以勸吏恥如是
則順天下之人心發天下之民氣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取天下之才以爲才
天下臣庶欣喜舞蹈奔走動色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與興新法經營百
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無幾微之弊而不去無幾微之利而不舉惟　皇上
意之所致爲無不如志矣　皇上果講明不惑斷然施行則致力之先後成

功之期效皆可爲　皇上次第言之先引咎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賞功罰罪以伸天下之氣然後舉逸起廢求言廣聽懸匭以盡人才置議郎以通下情數詔一下天下雷動想望太平外國變色斂手受約矣三月之內懷才抱藝之士雲集都中強國救時之策並伏闕下　皇上與二三大臣聚精會神延引講問擬羣言之要次第推施擇羣士之英隨器拔用賞擢不次以鼓士氣沙汰庸冗以澄官方于是簡傔從厚俸祿增幕府革官制政皆疏通立道學開藝科創譯書遣游學教亦具舉徵議郎則易於籌餉而借民行鈔皆可圖榮智學則各竭心思而巧製精工可日出然後鐵路與郵政並舉開礦與鑄銀並行農學與商學俱開使才與將才並著皆於期歲之內可以大起宏規中土海禁久開頗有藝學之士分爲教習各赴榮途至於三年鐵路之大段有成礦產之路當有緒書藏徧設報館徧開游學之徒歸新製紛出諸學

明備人才並起道路大闢知識俱開荒地漸闢工院漸興游民漸少乞丐漸稀兆黎皆識字知算之人農工有新製巧思之法織布製造漸可收內地之利商務輪船漸可馳域外之觀然後練兵選將測海製械次第可講矣遲以十年諸學如林成才如麻鐵路羅織礦產洋溢百度興而風俗成製造極精創作極衆農業精新商貨四達地無餘利人有餘饒鎗礮船械之俱巧訓練駕駛之俱精富教既舉武備亦修夫以歐洲十六國合其人數僅二萬萬我乃倍之以二千萬之練兵加數百艘之鐵艦揚威海外誰能禦之凡此成功可以尅期而計效者也然今左右貴近率以資格致大位多以安靜爲良圖或年已耆耄精神漸短畏言興革多事阻撓必謂天澤當嚴官制難改求言求才徒增干進之士開院集議有損君上之權夫君貴下施天位交泰冗官宜汰聚權非時既已言之若夫大考以詩賦超擢館選以楷法例授同爲干

進抑何取焉况進言爲舉之士必多倜儻之才遭大投艱之時貴有非常之舉我　聖祖仁皇帝開鴻博之科正當濱亂之日乃知常人之安謨固非常人所駭也豈可以一二濫竽而阻非常之盛舉哉至會議之士仍取上裁不過達聰明目集思廣益稍輸下情以便籌備用人之機本不屬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權之損哉若謂　皇上萬幾叢脞宵旰勤勞上書既衆報紙益多既設顧問于時安有披覽之暇豈知上書雖多提綱先見其無關政要派人閲讀其指陳切要則予顧問之處可以集衆講求其有燕暇隨意閲報但使籌備乙覽已可風化肅然吏不懷奸人皆自勵矣若狃于俗說不能掃除則擧事無人百弊叢積稍變一二終難補苴而民日以貧兵日以弱士日以愚國日以蹙邊夷環逼於外會匪蔓延於內五年之間江浙閩廣滇桂恐不能保十年之內皖楚巡藏蒙回亦虞變生二十年後敗壞非所敢知矣此

術言其常者若瓦解之患則旦夕可致殷鑒不遠即在前明得失之效如此
皇上果何擇焉竊聞 皇上嚮念時艱頓足憂歎惕勵之心達著於外推
此一念可以大有爲者也然有自强之心而不能充其自强之勢而不能用
竊爲 皇上惜之嘗推 皇上有憂危之心而不能赫然憤發掃除更張者
大半牽於廟臣無動爲大之言容悅諛媚之習夫諸臣當有事則束手無策
坐受縛割當無事則容媚趨諛苟持祿位今者在 皇上則土地已割矣在
諸臣則富貴無恙也方其私邃竊嘆亦有危心無如趨諛成風迫爲容悅時
說詞與師處者帝與友處者王與奴隸處者亡 皇上日與容悅之臣處惟
有拜跪唯諾使令趨走而已安得不致今日之禍哉上蔽下媚中飾外備謀
略不能用逆耳不能入以此而求自强猶之楚而北行北道背矣然二十年
來粉飾承平大臣皆非以才能進用率以年資累官但以供文字奔走之勞

本不能責以旋乾轉坤之任惟在　皇上內審安危斷自聖衷而已夫中國人主之權雷霆萬鈞惟所轉移無不披靡昔齊桓公好紫舉國皆服秦武王好勇士舉國尚鬬今以楷法詩文驅天下而人士皆奔走風從然則撫有四萬萬人何施而不可何欲而不得哉又觀　皇上所措而已　皇上居可爲之位有憂憤之心當萬難少緩之時處不能自已之勢不勝大願伏乞　皇上講明理勢之宜對較中外之故特奮乾斷獨行天健破積習而復古義啓堂構而立新基無爲舊俗所牽無爲庸人所惑紆降尊貴通達下情日見賢才日求讜論以整紀綱而成大化雪仇恥而揚天威　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職疏逖小臣豈敢妄參大計但目擊國恥憂思憤盈棟折榱壞同受傾壓今將南歸感激聖明瞻望宮闕眷戀徘徊不能自已用敢再竭愚誠冀補萬一其推行之節目經理之章程頭緒繁重不能詳及如蒙垂採或賜召對當別

輯書進呈不勝冒昧戰慄之至伏乞代奏　皇上乘覽謹呈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八日

此書旣不克上達康有爲以爲變法於朝廷其事頗難然各國之革政未有不從國民而起者故欲倡之於下以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於是自捐貲創萬國公報於京師徧送士夫貴人與梁啓超麥孟華撰之日刊送二千份乃倡設強學會於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數十人袁世凱文廷式與焉英米人士亦有列名會員者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時張之洞爲南洋大臣聞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會中之用時京師無有爲報者中國士夫無有爲會者有之皆自康有爲創之然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咸欲劾之九月康有爲出京游南京說張之洞設強學分會於上海張大其會遂成此會所辦之事爲五大端一譯東西文書籍二刊布新報三開

大圖書館四設博物儀器院五建立政治學校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今將康有爲所撰強學會序文錄于下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强鄰之中而爲中國汲汲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尚十餘國遼臺茫茫回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僾僾不可終日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國也疆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爲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餘若安南若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國有太平洋羣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我中國孱臥於羣雄之中鼾寢於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舊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

新疆衛藏土司圉徼之守咸爲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粤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吾爲突厥人不遠矣西人最嚴種族辨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絕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官今作貿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而英民所得自由之權利印人無一能得芸芸土著齊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王謝淪爲左衽忠憤之徒原郤夷爲皂隸伊川之髮駢闐於萬方鏑儀之冠蕭條於千里三州父子分爲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淚之戚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夫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覓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淨土肝腦原野衣冠塗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皋纚纚國最有名義理制度文物冠於四溟其地之廣於萬國等在三其人之衆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厚蓋大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乏絕坐受

淩侮昔曾文正與倭文端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於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愛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川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眾人之才力則圖事易成合眾人之心思則明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輒聞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懼乎圖避謗乎閉戶之士豈有能來言維新乎豈惟衛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託耶

蓋支那人向來閉關自守絕不知本國危險之狀即有一二稍知之者亦以為國家之禍於己無與蓋習聞前朝易姓革命故事其降服新朝者皆可復得本官民間亦安土樂業以為雖不幸而亡國亦不過如是而不知今日西人之滅人國大異於昔時也康有為撰此開會主義書痛陳亡國以後慘酷之狀以激

感人心讀之者多爲之下淚故熱血𡚒𢿒民氣漸伸而守舊之徒惡之御史楊崇伊上奏劾其私立會黨顯干例禁請旨查封計北京强學會僅開四月上海强學會僅開月餘至乙未十一月遂被禁止張之洞恐忤延旨首請除名會籍蓋支那維新之起點在於斯舉而新舊黨之相爭亦起於斯矣

强學會雖封禁然自此以往風氣漸開已有不可抑壓之勢至丙申二月御史胡孚宸奏請解禁於是將北京之强學會改爲官書局派大臣管理其事惟已盡失開會之本旨僅存其外觀而已會員黃遵憲梁啓超汪康年等謀將上海强學會改爲時務報時務報既出後開風興起者益多各省志士爭臘資合羣以講新學大率不出强學會宗旨之五大端今將此兩年內各省私立之學會學堂報館等略列於下

味經學會　陝西

地學公會　湖南

圖學會　廣東

遜業小學堂　廣東

蘇學會　蘇州

質學會　湖北

聖學會　廣西

廣仁學堂　廣西梧州

粵學會　廣東

羣學會　廣東

農學會　上海

蒙學會　上海

通藝學堂　北京

知恥會　北京

時務學堂　湖南

南學會　湖南

明達學堂　湖南常德

任學會　湖南衡州

衡州時務學堂　湖南衡州

算藝學堂　湖南瀏陽

算學報　上海

群萌學會　湖南瀏陽

南學分會　湖南岳州

八旗奉直小學堂	北京
時敏學堂	廣東
大同譯書局	上海
譯書公會	上海
測量會	南京
不纏足會	上海　廣東　湖南　福建　新加坡
女學堂	上海
校經學堂	湖南
致用學堂	湖南
知新報	澳門
湘學報	湖南

湘報	湖南
天南新報	新加坡
公理學報	湖南　廣東
中西學堂	浙江紹興
東文學社	上海　廣東
大同學堂	澳門
原生學舍	澳門
大同學校	横濱
實力學堂	新加坡
格致新報	上海

新學之風旣倡民智漸開故兩年以來支那人士之識見言論頗有異於昔日

從前自尊自大自居於中國而鄙人爲夷狄之心多有悟其非者先覺之士慨世之徒擯臂抗論大聲疾呼所在多有而湖南廣東兩省實可爲改革之原動力焉膠變之後康有爲開經濟學會於京師與京師各省士夫鼓成大開學會先自十二月開粤學會與林旭開閩學會與楊銳開蜀學會與楊深秀宋伯魯同開陝學會皆正二月並舉焉經保國會後又有保滇會保浙會繼之自餘各省從風州縣並起不可指數雖有政變而民智已開不復可遏抑矣

戊戌政變記卷七終

戊戌政變記卷八

梁啓超撰

附錄二　湖南廣東情形

中國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爲亡後之圖者莫如湖南廣東兩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廣東之商可用湖南之長在強而悍廣東之長在富而通余廣東人也先言廣東

守舊之徒談及洋人則嫉之如讐與洋人交涉則畏之如虎此實頑固黨之公例也廣東爲泰西入中國之孔道濠鏡一區自明代已爲互市之地自香港隸屬於英白人之足跡益繁故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與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故中國各部之中其具國民之性質有獨立不羈氣象者惟廣東人爲最

中國內地之人愛國之心甚弱其故皆由大一統已久無列國生存競爭之比較而爲之上者又復從而壓抑之故愚民之見以爲己國之外更無他國如是則既不知有國矣何由能生其愛戴故中國人乏愛國心者非其性惡也愚縶之也廣東人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強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發憤自生故中國數年以來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內地之民視若無睹而旅居外國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眥痛心疾首引國恥如己恥者殆不乏人然則欲驗中國人之果有愛國之心與否當於廣東人驗之也

中國人工作之勤工價之廉而善於經商久爲西人所側目他日黃種之能與白種抗衡者殆恃此也然於中國人之中具此美質者亦惟廣東人爲最又其人言語與他省不同凡經商於外國者鄉誼甚篤聯合之力甚大

前者中國曾兩次派遣學生留學米國後雖中途撤歸而學生自備資斧或附

工於人持其工貲以充學費終能卒業者尚不乏人其人皆廣東產為多因中國棄而不用今率皆淪落異國其實此輩皆維新之才也

湖南以守舊聞於天下然中國首講西學者為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實維新之區也發逆之役湘軍成大功故囂張之氣漸生而仇視洋人之風以起雖然他省無真守舊之人亦無真維新之人湖南則真守舊之人固多而真維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異於他省也

湖南向稱守舊故凡洋人往游歷者動見殺害而全省電信輪船皆不能設行自甲午之役以後湖南學政以新學課士於是風氣漸開而譚嗣同輩倡大義於下全省沾被議論一變及陳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陳三立佐之黃遵憲為湖南按察使江標任滿徐仁鑄繼之為學政聘梁啓超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與本省紳士譚嗣同熊希齡等相應和專以提倡實學喚起士論完成地方

自治政體爲主義今將去年十二月梁啓超上陳寶箴一書論湖南應辦之事者錄於下覽者可以見湖南辦事之情形焉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苟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併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之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只能爲第六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爲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則五等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則總辦幫辦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爲矣其智益進者則其權益亡非洲之黑人墨洲之紅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數種者只見其爲奴隸爲

牛爲馬日澌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絶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則其蚤爲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爲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爲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爲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爲重也於是有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之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祇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爲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當分爲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爲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略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閡敝可以廣風氣消

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說則欲其精由後之說則欲其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萬砲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必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二曰州縣徧設學堂斯二者行頃刻全變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以嶽麓求賢之改章及孝廉堂之爲學會士林舉無間然然則改課亦當無違言必矣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咸調人來學也州縣徧設學堂無論款項難籌即教習亦無從覓聘教習不得人講授不如法勞

而少功雖有若無耳以余所見此間各處書院諸生講習經年而成就通達者寥寥無幾大約爲開風氣起見先須廣其識見破其愚謬但與之反復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強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於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後授以東西史志各書使知維新之有功授以內外公法各書使明公理之足貴更折衷於古經古子之精華略覽天格致各學之流別大約讀書不過十種爲時不過數月而其見地固已異矣乃從而摩激其熱力鼓厲其忠憤使以保國保種保教爲己任以大局之靡爛爲身之恥疚持此法以教之間日必有講論用禪門一棒一喝之意讀書必有劄記仿安定經義治事之規半年以後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間如學堂學生鼓篋不過月餘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學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見識議論則已殊有足觀者然則外課成就之速更可賞矣大抵欲

厚其根柢學顓門之業則以年稚爲宜欲廣風氣覘大畧速其成就則以年稍長爲善蓋若在二十以上於中國諸學皆畧有所窺者則其腦筋已漸開與言政治之理皆能聽受然後易於有得故外課生總以不限年爲當前者出示在此間招考僅考兩次已迫歲暮來者百餘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設此課之意全在廣風氣其所重者在外府州縣故必由學政按臨所至擇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縣自三人至五人咨送來學其風始廣然各府邊遠寒士貧乏之資固自不易愚意以爲莫如合各州縣爲其川資咨送到省每歲三五人之費爲數無幾雖瘠苦之縣亦不至較此區區到省以後須課一大成使從容而講習若學堂有餘力則皆給膏火否則但給獎賞而已如不給膏火則須問其願來與否乃可咨送此項學生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擇其學成者授以憑記可以爲各縣小學堂教習一年之後風氣稍成即可以飭

下各州縣每縣務改一書院爲學堂三年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讐與新學爲難者其亦希矣二曰遣學生游學外國時務學堂內課諸生旣授之以經史大義厚其中學之根柢養成其愛國之熱心則當遣往外國學政治法律財政行政學兵法諸專門先選其優秀者以五十人爲額爲第一班第二年續有高才則續選五十人爲第二班凡設四班合爲二百人以四年分遣之每留學者以四年爲率及其歸也以之治湖南一省之事人才固恢然有餘卽爲全國之用亦可庶幾矣若慮經費難籌則先游學日本日本雖小國而三十年來智學之進駸駸焉追及歐洲我但先學日本亦已足爲吾目前之用矣

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爲之起點此誠中國未嘗有之事而實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數千里外渺不相屬之人而代人理其飲

食訟獄之事雖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幾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鄉官兩漢郡守得以本郡人爲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他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來防弊日密於是悉操權於有司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則必當復古意采西法重鄉權矣然亦有二慮焉一曰慮其不能任事二曰慮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則宜開紳智欲救後弊則宜定權限定權限者何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爲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其於民益便蓋以議事者爲民間所舉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當

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周也其或有一縣一鄉之公益而財力不能舉者則議員可以籌款而辦之估計其需費之多少而醵之於民焉及其辦成也則將其支用款項列出清單與衆人共見未有不願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無擊柝之人於是一街之戶宅集議各出費若干而雇一人爲之一鄉之中欲築一橋修一路於是一鄉之戶宅集議或按田畝或按人丁各出費若干而動工爲之未有不願者也推而大之而一縣而一省而一國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國者也（昔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治一鄉治一街未能推廣耳）故每月應籌款項皆待命於下議院下議院則籌之於民雖取之極重而民無以爲厲己者蓋合民財以辦民事而爲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於己非獨力所能辦故無不樂輸以待上之爲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戶每戶月輸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擊柝之人以爲己保護財産若非得一人總任其事則雖每戶月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故有鄉紳爲議事則無事不可辦無款不可籌而其

權則不過議此事之當辦與否及其辦法而已及其辦之也仍責成於有司如是則安所容其舞文也至於訟獄等事則更一委之於官鄉紳只能爲和解或爲陪審人員而不能斷其獄然則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舉國而行之不聞有弊則亦由權限之劃定而已開紳智者何民間素不知地方公事爲何物一切條理皆未明悉而驟然授之使其自辦是猶乳哺之兒而授之以杯筯使自飲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於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國之紳士使以辦公事有時不如官之爲愈也何也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間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僞尙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爲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教之惟何惟一歸之於學會而已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紳士每州縣各數人咸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

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厲之多延通人爲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奏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爲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爲總會議員外卽可分別遣散歸爲各州縣分會之議員復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紳智既開權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以求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

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卽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故開官智又爲萬事之起點官貧則不

能望之以愛民官愚則不能望之以治事間讀按察思所以齊候補官優其
薪水之法此必當速辦者也既養之則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無怪其然也
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
爲何事不知警道務兵爲何政而國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課最
然則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學之乎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輩未嘗學問無所知
識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猶燃薪以止沸卻行而求前也而無如不
辦事則已當辦事則其勢不能不委之此輩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辦而不
辦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視教士雖彼其年齒已老視茫髮
蒼習氣極深官情熏灼使之執卷伏案視學究之訓蒙童難殆甚焉然教官
又視教士易彼其望長官如天帝覬缺差若九鼎宮中細腰四方餓死但使
接見之時稍爲抑揚差委之間微示宗旨雖強之以不情之舉猶將赴湯蹈

火以就之而況於導之以學乎故課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須撫部為之校長司道為之副校長其堂即設在密邇撫署之地每日或間一二日必使衣到堂稽察功課隨時教誨最善者莫如刪堂屬之禮以師弟相待堂中陳設書籍張挂地圖各官所讀之書皆有一定大約各國約章各國史志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在所必讀多備報章以資講求各設劄記一如學堂之例延聘通人為教習評閱功課校長及副校長隨意談論隨意閱劄記或閱地圖而與論其地之事或任讀一書而與論其書之美惡聽其議論而可以得其為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課不及格而獲譴恐見問不能答而失意矣不爭自濯磨勉強學問矣教之既熟必有議論明達神氣堅定者出矣或因好學而特予優差或因能任事而委之繁缺數月之後家絃誦而人披吟矣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談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

使之各出意見互相辨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采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復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則每集司道於一圓桌令以筆墨各陳所見岑襄勤丁雨生之辦事如訓蒙館然聚十數幕友於一堂陳十數之桌定時刻効事隨到隨辦案無留牘此誠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國亦頗著於禮矣終日之晷刻消磨於衣冠應酬迎送之間者不知凡幾交受其勞而於事一無所補日日議變法此之不變安得有餘日以任應辦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時刻在課吏堂辦事一切皆用便衣凡來回事者立談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見外其餘衙門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時刻在堂中相見則形骸加適而治事加多斯實兩得之道也至實缺各官關係尤重既未能盡取而課之亦必限以功課指明某書令其取讀必設劄記讀書治事二者並見須將其讀書所有心得及本縣人情物產風俗咸著之劄記中

必須親筆查有代筆者嚴責（議者必以爲要缺官身任繁劇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優則學天下斷無終年不讀書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尚定出時刻以一兩點鐘讀書未必卽無此暇者也）頻頒手諭諄諄教誨如張江陵與撫臣各書胡文忠示屬員各諭或以嚴厲行之或以肫誠出之未有不能教誨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參劾則無人可用亦不可勝劾其無善無惡臥而治之無大惡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其廉可謂至矣然而不能爲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弊當屏黜豈待援長哉雖然治事者必識與才兼然後可云也若並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當辦則曷從治之未嘗講此事之辦法則曷從治之西國治一事則有一事之學堂既學成而後授以事矣然其每日辦事之暇未嘗有一日廢書者（不讀書則看報貴至君主賤至皮匠莫不皆然）今國人士自其鼓篋之始卽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及一入宦途則無不與書卷長別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製焉又況於終其

身而不學者乎中國一切糜爛皆起於此而在位者沓焉不自覺今日興一新法明日興一新法而於行法之有人與否漠然而不之計此眞可爲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爲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至於新政之條理則多有湖南所已辦者如礦務輪船學堂練兵之類或尅日開辦者如學會巡捕報館之類或將辦而尙有阻力者如鐵路之類或已辦而尙須變通擴充者如鈔票製造公司之類今不必述而竊以爲尙有極要者二事一曰開馬路通全省之血脈則全省之風氣可以通全省之商貨可以出二曰設勸工博覽場取各府州縣天產人工之貨聚而比較之工藝精者優加獎勵長沙古稱貧國而五代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貧而富則非廣勵工商末由也今全省無論已辦將辦未辦各事除紳士協辦外苟經官手則幾

無事不責成於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勢至散一人之精神有萬不能給之勢然舍此則又無可倚畀鄙意以為宜設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務局之稱其名殊不雅馴不可用一切新政皆總於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員為總辦令其自舉幫辦以下之人事歸一綫有條不紊或稍易為力也

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後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書次第行之而南學會尤為全省新政之命脈雖名為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先由巡撫派選本地紳士十人為總會長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展轉汲引以為會員每州每縣皆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之數選各州縣好義愛國之人為之會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臨會黃遵憲譚嗣同梁啓超及學長□□□等輪日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將以半年之後選會官之高等留為省會之會員其次者則散歸各州

縣爲一州一縣之分會員蓋當時正德人侵奪膠州之時列國分割中國之論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後之圖思保湖南之獨立而獨立之舉非可空言必其人民習於政術能有自治之實際然後可故先爲此會以講習之以爲他日之基且將因此而推諸於南部各省則他日雖遇分割而南支那猶可以不亡此會之所以名爲南學也當時所辦各事南學會實隱寓衆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皆務分權於紳士如慈母之煦覆其赤子焉各國民政之起大率由民與官爭權民出死力以爭之官出死力以壓之若湖南之事勢則全與此相反陳黃兩公本自有無限之權而務欲讓之於民民不自知其當有權而官乃殫盡心力以導之此其盛德殆並世所希矣今將黃遵憲在南學會演說之語及譚嗣同在湘報中所撰之論說照錄於下可以見當時之苦心矣

貳遊愍南學會第一次講義

諸君諸君何以謂之人人飛不如禽走不如獸而世界以人爲貴則以禽獸不能羣而人能合人之力以爲力以制伏禽獸也故人必能羣而後能爲人何以謂之國分之爲一省一郡又分之爲一邑一鄉而世界之國祇以數十計則以郡邑不足以集事必合衆郡邑以爲國故國以合而後能爲國自周以前國不一國要之可名爲封建之世世爵世祿世官卽至愚不道如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驕淫昏昧至於不辨菽麥亦靦然肆於民上而舉國受治焉此宜其傾覆矣而或傳祀六百傳年八百其大夫士之舉國同休戚者無論矣而農以耕稼世其官工執藝事以諫其上一商人耳亦與國盟約强鄰出師犒以乘韋而伐其謀大國之卿求一玉環而吝弗與其上下親愛相維相繫乃如此此其故何也蓋國有大政必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而國人曰賢國人曰殺一刑一賞亦與衆共之也故封建之世其傳國
極私而政體乃極公也
自秦以後國不一國要之可名爲郡縣之世州縣之世設官以治民慮其不
學也先之以學校慮其不才也繼之以科舉慮其不能也於是有選法慮其
不法與不肖也於是有處分之法有大計之法求官以治民亦可謂至周至
密至纖至悉矣然而彼人坐堂皇出則呵道者吾民之疾病禍難困苦顚連
問其所以瞠目不能答也卽官之昏明賢否勤惰淸濁詢之於民民亦不能
知也溝而分之界而判之曰此官事此民事積日旣久官與民無一相信變
假而相怨相謗相疑相詬遂使離心離德壅蔽否塞泛泛然若不繫之舟聽
民之自生自殺自教自養官若不相與者而不賢者復舞文以弄法乘權以
肆虐以民爲魚肉以己爲刀砧至於晚明有破家縣令之稱民反以官爲擾

而樂於無官此其故何也官之權獨攬官之勢獨尊也凡上下相交之政如所謂亭長三老嗇夫里老糧長近於鄉官者皆無有也舉一府一縣數十萬人之命委之於二三官長之手曰是則是曰非則非而此二三官長者又委之幕友書吏家丁差役之手而臥治焉而畫諾坐嘯焉國烏得而治故郡縣之世其設官甚公而政體則甚私也

諸君諸君諸君多有讀二十四史者名相良將能吏功臣可謂繁夥矣惟漢至循吏傳則不過半卷耳數十篇耳二三十人耳無地無官無時無官漢唐宋明每朝數百年所謂循吏者祇有此數數人惟殊哉抑人材不古若歟嘗考其故一則不相習也本地之人不得爲本地之官自漢既有三互之法如今之迴避至明而有南北互選之法赴任之官動數千里土風不諳山川不習一切俗禁茫然昧然余嘗見一廣東糧道詢其慣否彼謂飲食衣服均不

相同嗜欲不通言語不達出都以後天地異色妻奴僮僕日夕恐嘆惟願北歸以如此之人而求其治民能乎不能此不相習之弊一則不久任之弊也今制以三年爲一任道府以下不離本省是　朝廷固知不久任之弊矣然而州縣各官員多缺少朝令附郭夕治邊地或陞或遷或調或降或調劑或署理或代理或兼攝甫知其利甫知其弊倘有所作爲而舍此而他去矣而賢長官量其時之無幾力之所不能亦遂斂手退縮而不敢動又況梁贏者一篑而九仞移山者山子而速孫凡大政小大興革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爲慮其半途而廢也中道而止也前功之盡棄也則亦惟置之度外棄之不顧耳明之循吏若推況鍾其治蘇州凡十九年閉轅門鼓樂嫁女乃曰吾來此時此女甫乳哺耳惟久於其任乃以循吏稱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諸君試思之不相習與適合時之生客何異不久任與逆旅中之過客何異然

而皆得之爲官矣

嗟夫誤夫余粵人也粵處邊地諺有之曰天高帝遠皆不知　朝廷只知有官長且亦不知官爲誰何何名字但見入坐堂皇出則呵道者則駭而避之官官舉吾民之身家性命田園廬墓藏交給於其手而受治焉譬之家有家長子孫數十人家長能食我衣我妻室我田宅我爲子弟者將一切惰廢萬事不治藉仰給於家長耶抑將進德修業以自有成立耶諸君諸君此不煩言而決不如子弟之自期成立則矣委之於家長猶且不可乃舉吾之身家性命田園廬墓委之於宴會之生客逆旅之過客而名之爲官者則烏乎其可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所求於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矣某利當興某弊當革學校當變水利當籌商務當興農事當修工業當勸捕盜當講求以弭教滋禍者爲家雖以會匪結盟者爲已亟先事而經營臨事而綱

繆此皆諸君之事孟子有言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況吾同鄉共井之人而不思援手耶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一鄉一邑之事而可諉其責耶顧亭林言風教之事匹夫與有責焉曾文正公論才亦以風俗爲士大夫之責願與諸君子共勉之而已

諸君諸君能任此事則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聯合之力收羣謀之益生於其鄉無不相習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縣專政之弊由一府一縣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余之言略盡於此而尚有極切要之語爲諸君告者余今日講義譽之者曰開民智毀之者曰侵官權欲斷其得失一言以蔽之曰公與私而已諸君能以公理求公益則余此言不爲無功若以私心求私利彼擅權恃勢之官必且以余爲口實責余爲罪魁乞諸君共鑒之願諸君共勉之而已諸君諸君聽者

聽者

譚嗣同記官紳集議保衛局事

今夫舍其官權略其勢位棄其箝軛民刀俎民之文若法下與士民勤勤然謀國是共治理以全生而遠害初若不知己之爲官而官之可以箝軛刀俎民也者世必曰天下烏有此不智之官矣然而舍其官權略其勢位決棄其箝軛民刀俎民之文若法下與士民勤勤然謀國是共治理以全生而遠害初若不知己之爲官而官之可以箝軛刀俎民也者而士與民方竊竊焉疑之議之遠避之曰奈何不箝軛我而刀俎我也則惝得曰此天下之智士之智民乎吾乎唐才常之論保衛局也曰泰西日本之有警察部也長官主之與凡議院章程不同小心而論此事本官權可了而中丞陳公廉訪黃公必處處公之紳民者蓋恐後來官長視爲具文遂參以紳權立吾湘永遠不拔

之基此尤大公無我開誠至信之心可以質鬼神貫金石格豚魚夫欲與紳權遂忘爲個已之官權爲人而遊已寧非世俗所謂愚者乎而屢訪貴公與攏絡況公桂馨禍公炳離則猶恐紳之那受其欺也而集諸紳士於保甲局反覆引喻終日不倦且任之曰某爲董事某爲董事聽者感動興起皆思有以自效攄慮發謀各陳其臆蓋罔不動中機宜矣顧嗣同尤有大幽奇憫腐心泣血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者遂揚言曰保衛局之善唐氏言之詳矣吾不贅言言其大者事之大有如國之存亡乎則胡不見臺灣乎一旦割棄所謂官者皆相率內渡矣又不見山東乎雖巡撫總兵之尊且褫職去位矣故世變至無常而官者至不可恃者也官以遵奉 朝旨爲忠以違抗 朝旨爲罪不幸復有台灣山東之事官惟有襆被而去耳豈能爲我民而少遲回斯須哉斯時也則任外人之戎馬蹴踏我任外人之兵刃樹割我誰爲我

父母而護翼我誰爲我長上而扞衛我雖呼天搶地於京觀血海之中宛轉哀號悔向者之不早自爲謀而一聽之官之非計豈有及哉豈有及哉然則乘此阽危之知景豫防眉睫之急焰官又假我以有可爲之權我不速出而自任而誰任矣夫當速出而自任守土保衛一局而保衛局特一切政事之起點而治地方之大權也自州縣官不事事於是有保甲局之設其治地方之權反直於州縣官今之所謂保衛即昔之所謂保甲特官權紳權之異焉耳夫治地方之大權官之所以爲官者此而已今不自惜若此豈眞官之不智哉亦誠自料不能終護翼我扞衛我又不忍人之蹴踏我臠割我而出此萬不得已之策以使我合羣通力萃離散去壅蔽先淸內治保固元氣庶幾由此而自生抵力以全其身家此其用意之深而苦亦至可感矣且聞之公法家凡民間所辦之事卽他人入室例不得奪其權是則無常變而不敗者

又念是末由也議既終吾請循錄記之且正告吾紳吾士吾民曰吾願覩吾國之智何如矣

蓋當時湖南新政辦有端緒者在教育警察裁判三事此保衛局即效警察署之規模也黄遵憲以爲警察一署爲凡百新政之根柢若根柢不立則無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故首注意於是先在長沙試辦初辦之時舊黨謗議愚民驚疑及開辦數月商民咸便之此次政變以後百舉皆廢惟保衛局因紳民維持得以不廢此亦興民權之利益也黄遵憲爲按察使職司刑獄故銳意整頓裁判監獄之事删淫刑之陋俗定作工之罰規民甚感之

中國向來守舊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爲夷狄者無論矣即有一二號稱通達時務之人如李鴻章張之洞之流亦謂西法之當講者僅在兵而已僅在外交而已曾無一人以培養民力整頓內治爲要務者此所謂不務本而欲齊其

末故雖日日言新法而卒不見新法之效也而彼推病根之所在由於不以民爲重其一切法制皆務壓制其民故不肯注意於內治蓋因欲興內治不能不稍伸民權也觀於湖南之事乃知陳寶箴黃遵憲等之見識遠過李鴻章張之洞萬萬矣

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旣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府州縣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爲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徧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奪矣雖全國瓜分而湖南以後之圖亦已有端緒矣今並將啓超所撰南學會序附載於下閱者可以知立此會之宗旨焉

歲十月啓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責辭不獲命乃講學於長沙旣至而湘

之大夫君子適有南學會之設不以啓超爲不文也而使爲之序序曰嗚呼今之策時變者則曰八股不廢學校不興商政不修農工不飭民恐矣未有能國者也蒙則謂八股即廢學校即興商政即修農工即飭而上下之弗矩絜學派之弗溝通人心之無熟力雖智其民而不能國其國也敢問國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農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萬其目一其視萬其耳一其聽萬其手萬其足一其心萬其心一其力萬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別也萬其執業之差別也萬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構力相摩點相切綫相交是之謂萬其塗一其歸是之謂國有國於此君與君不相接官與官不相接官與士不相接士與士不相接士與農與工與商與兵不相接農與農工與工商與商兵與兵不相接如是乃至士與君不相接農工商兵與官不相接之國者何國矣曰

使其國千人也則爲國者千使其國萬人也則爲國者萬嗚呼不得謂有國焉矣今夫軀萬也心萬也力萬也位置萬也執業萬也雖欲一之孰從而一之昔乃遠稽之三代乃博觀於泰西彼其有國也必有會君於是焉會官於是焉會士於是焉會兵於是焉會且日而講之昔昔而摩厲之雖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強吾國之知故夫能齊萬而爲一者舍學會其曷從與於斯昔普之覆於法也普不國也時乃有良民會卒報大讎也法之覆於普也法不國也時乃有記念會不數年而法之強若曩昔也意大利之軛於敎皇也希臘之軛於突厥也意與希不國也時乃有保國會保種會卒克自立光復舊物也日本之封建於三國也日不國也時乃則薩摩長門諸藩侯激厲其藩士蓄養其豪傑汗且嗜走國中以倡大義一歃百吟一紳百問疾時乃有尊攘革政改進自由諸會黨繼軌並作遂有明治之政也今夫以地之小如

日本民之蘇如日本幕府秉政以來士之愉民之靡國之貧兵之弱如日本君相爭權內外交訌時勢之危殆如日本當彼之時其去亡也不容髮而卒有今日則豈非合之爲功有以蘇已死之國而完瓦裂之區者乎嗟夫吾中國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國之日蓋已久矣甲午乙未之間敵氛壓境沿海江十數省風聲鶴淚草木兵甲舉國自上逮下抱顱護頸呼妻喚子蒼涼黃泣戢戢待斃割地猶可言也曾不數月和議既定償幣猶未納戍卒猶未撤則已以歌以舞以遨以嬉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其官焉者依然惟䍃缺之肥瘠是問其士焉者依然惟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工拙是講即有一二號稱知學之英憂時之彥而漢宋有爭儒墨有爭夷夏有爭新舊學有爭君民權有爭乃至與一利源則官與商爭紳與民又爭舉一新政則政府與行省爭此省與彼省又爭議一創舉則意見歧而爭意見不歧而亦爭究之陰血周作張

脉僨興旋動旋止祇視爲痛癢無關之事而其心之熱力久氷消雪釋於亡何有之鄉而與國之恥君父之難身家之危其安之也抑已久矣曾不知中國股分之聚已騰閧於西肆瓜分中國之圖已高張於議院持此以語天下天下人士猶瞠目莫之信果未兩載而德人又見告矣今山東膠灣之據閩海船塢之割予取予携拱手以獻不待言矣而其欲猶未饜其謀猶未息試問德人今日必索山東全省改隸德版我何以拒之試問俄人今日以一旅兵收東三省直隸山陜我何以拒之試問法人今日以一介使索雲貴兩廣我何以拒之試問英人今日以一紙書取楚蜀吳越我何以拒之然則我恃以延一綫之息僥一日之活者恃敵之不來而已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以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督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及今猶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慮摩盪熱力震

撼精神致心暇命破釜沈船以圖自保於萬一而猶禽脫鳥思行尸走肉毛舉細故瞻前顧後相妒相軋相距相離譬猶蒸水將沸於釜而鯈魚猶作蓮葉之戲燎薪已及於棟而燕雀猶爭稻粱之謀不亦哀乎今夫西人不欲分裂中國斯亦已矣苟其欲之如以千鈞之弩潰癰何求不得何願不成然又必遲回審顧累歲而不發者則豈不以彼之所重者在商務一旦事起淪胥糜爛而於彼固非有所大利故苟可已則無寧已也而無如中國終不自振終不自保則其所謂淪胥糜爛者終不能免而彼之商務無論遲速而必有受累之一日故熟思審處萬無得已而勢始必出於瓜分云爾然則吾苟確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機則其謀可立戢而其禍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東之役以後而泰西諸國猶徘徊莫肯先動以待我中國之有此一日及至三年一無所聞而德人之事乃復見也夫所謂可以自振可以

自保之機者何也即吾向者所謂齊萬而爲一而心相構而力相摩而點相切而綫相交蓋非是而一利不能興一弊不能革一事不能辦雖日呼號痛哭奔走駭汗而卒無救於危亡一也昔聞日本幕府之末葉諸侯擁土者數十而惟薩長土肥四藩者其士氣橫溢熱血奮發風氣已成浸假徧於四島今以中國之大積弊之久欲一旦聯而合之吾知其難矣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數省者起此數省者其風氣成其規模立然後浸淫披靡以及於他省苟萬夫一心萬死一生以圖之以力戴　王室保全　聖教噫或者其猶可爲也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其學者有畏齋船山之遺風其任俠尚氣與日本薩摩門長藩士相彷彿其鄉先輩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剛諸先生爲中土言西學者所自出焉兩歲以來官與紳一氣士與民一心百廢具舉異於他日其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今諸君子既發

大願先合南部諸省而講之庶幾官與官接官與士接士與士接士與民接省與省接爲中國熱力之起點而上下從茲其矩絜學派從茲其溝通而數千年之古國或尚可以自立於天地也則啓超日日執鞭以從諸君子之後所忻慕焉

戊戌政變記卷八終

戊戌政變記卷九

附錄三　光緒聖德記

第一章　上捨位忘身而變法

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　上欲變政旋爲西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流妃兄侍郎志銳褫學士文廷式永不敘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連材請歸政則殺之於是　上幾廢以醇酒自晦僅免乃能延至今歲長麟者素亢直恭親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長麟職擬旨時　上遞旨恭親王跪哭問何故　上揮手曰不必問君臣相向對哭恭邸哭至不能起文廷式請　上收大權　上揮手囑勿言　上知一攬政權西后必見忌也久矣及旅大繼割　上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假我權我

宵遁位蓋明知西后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補救已而四月二十三日甫下國是之 詔而二十七日西后即逐師傅翁同和命榮祿出督直隸總制董聶袁三軍下詔閱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遞摺召見於是訓政廢立之局定矣夫翁同和爲 上二十餘年師傅 上之親臣祇此一人既逐矣西后親見大臣令其明遞摺矣收督辦處令其私人統諸軍矣訓政幽廢之事 上豈不知蓋以坐聽西后之泄肆守舊地必盡割而國必偕亡與其亡國而爲軹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誚千古不如姑冒險而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線焉當是時也社稷爲重而君位爲輕以民爲貴而身爲賤無人與謀獨斷聖心決然冒險犯難而行之如項羽之破釜沈舟如賓須無之背城借一其濟則 祖宗之靈也其不濟則聽其廢聽其幽聽其弒其以死殉社稷以死告 祖 宗

以死對四萬萬臣民寧甘爲唐中宗魏顯宗之廢弒於淫妾以白其志於天下而不忍爲劉禪之歸命徽欽之靑衣以一身任亡國之恥辱蓋自歸政十年隱忍躊躇盤桓待時一恨於失安南再恨於割遼臺三恨於割膠旅與其中割鐵路輪船礦產商務兵權種種懷羞恥抱恨含怒鬱積沈詳深思熟權不得已而後以身殉天下於是　皇上誓不爲天津閱兵之行蓋亦留以有待不幸爲權奸變而早發將帥畏葸不忠遂至幽廢然八股既廢學堂學會報館雲湧波沸數千萬人士騰奮踴躍競共講求卽使復廢而開數千萬人士之智成效既覩不能得抑中國一線之不亡或賴於此維新愛民之　詔書煥發薄海內外讀　詔書者爲之流涕人人皆有中國自強之望及聞幽廢咸哭泣失聲涕使可仰（橫濱商人大同學校學生則已然矣）咸哀哭我　聖主如喪慈母且慮中國從此亡盛德遺愛如此嗚呼我　皇上之捨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豈有過此者哉宵

幽廢篡弒於妾婦而不忍含垢忍羞於亡國其權衡至當大義明決豈有過此哉而說者或疑為怠泄或譏不能堅忍夫忍之十年淫昏聽之土木聽之縱宦寺開貨賄聽之任權奸用昏謬聽之盡亡屬國聽之喪師辱國聽之偏割邊地聽之盡輸寶藏盡失權利聽之日日熟視年年畫押以一身任 祖 宗之統人民之寄坐受天下萬世之責敵國外患之侮若是者十年曰我一日在一年自視其國將為土崩將為瓦解將為豆剖將為瓜分將為魚爛將為波蘭將為印度將為安南將為緬甸 祖 宗大業從此隕墜神州民庶從此陸沈宗廟社稷將不血食鍾虡將隕顛衣冠將塗炭宮闕將禾黍若是者無所知識酣寢薪火則已令稍有知識每一念至發憤汗下怒髮上指目眦欲裂不可一日忍況聖明如我 皇上者觀萬國若觀火念萬民在塗炭既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沈幾待變忍辱負重含垢忍尤於今十年未待之無可待忍之無可忍

而後出此即不然則安坐以待之從容以忍之一切幷聽西后之所爲則九月天津閱兵幽廢如故而皆則英武不著盛德不暴於天下遺愛不留於百姓更附從以謗言則眞爲昌邑之續且況加以有割地削權之辱則誠爲得罪於祖　宗得罪於天下亦何能見白於天下後世哉固以爲廢之爲宜耳即幸而不廢幷坐聽西后之淫肆游佚土木縱宦寺任權奸用昏逆但保頤和咫尺之園而日日割地失權坐亡萬里　祖　宗之天下而不顧則移之亦爲子嬰之與楓懷愍之行酒幸亦備爲安樂之虛名不幸則爲緬甸之被擄其知者責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於魯莊不能防文姜六極之弱失天下不能無罪其不知者則傅會文致盡以魏胡靈后之行事之醜歸之於明莊烈帝責以無道亡國亦復誰能辨者豈若今即幽廢而激天下之怒則朱虛平勃柬之敬業猶有望焉以保國祚嗚呼我　皇上處至難之境難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於天

下捨身輕萬乘而思以保國救民自非至聖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第二章　新政皆無人輔佐而獨斷

皇上英斷絕人當五月以來變行新法　上之親臣只翁同龢一人早已驅逐其樞臣中皆守舊庸懦無一通古今中外之才無一人贊維新並無一人能備顧問者乃至內外諸大臣皆然以　上之明日與諸守舊衰謬之臣相見相接無一能稱　聖意稍答　顧問者行事無所與謀畫策無可與決立法無可與議疑義無可與難掌故新法無可與問當是時　上讀古今中外之書甚多講西法甚熟皆遠出諸大臣千萬而諸臣非惟不能佐助者剛毅且挾西后李聯英之勢每事必與　上忤而　上無逐大臣之權無用人之權雖有所眷不能設一人於左右朝夕謀議以問天下之人才知天下之情勢考中外之形局斟酌損益變法之宜條理構成新法之全局雖欲開制度局懋勤殿而不能

也卽有可信任之人非徒不敢用且避嫌不敢多見以備顧問謀議一事倚藉奏摺以通之而奏摺皆與天下共之故　上有欲疑問謀議而不能下欲請委曲措施而不可以新法之道大用人行政之要從古所難未有不藉一人毗贊謀議而能數政優優者　上乃一切獨斷裁自　聖心五月至七月九十日之中新政大行從者如轉圜受言如流水雖上壓於西后下阻於羣臣而規模廣大百度維新掃千載之粃政弊風開四萬萬人之聰明才智流風善政美不勝書明望蒸蒸國勢日起以二千年來之賢君英主在位數十年之久賢才數十人之多可書之事可傳之政未有若我　皇上無權無助行政九十日之多者令有全權多賢輔而久道化成豈止孕廣育夏甄殷陶周哉草學家之反正比例可以推矣

第三章　羣僚士民皆許上書

國朝天澤極嚴君臣遠隔自內而公卿台諫外而督撫自數十人外不能遞摺其庶僚名雖許由堂官代遞士民許由察院代遞而永小無事大臣亦稀諫書故雍閉成風庶僚士民既不上書堂官察院亦不肯代遞故雖有四萬萬人實數十耆格老人支拄掩塞之而已 聖祖 世宗時司道尚間有遞摺者嘉道後則絕無之故疾苦如山積弊如海九重萬里無由聞知向來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層層塞隔雖有才人志士扼腕嗟嘆而敵忠民隱無由達於 上聽良言嘉謨無由入告於后即以恭親王雖為親藩位猶人臣而士夫不能見不能上書故在總署三十餘年聰明絕人而萬國情事不能解輿圖亦未能詳考蓋隔實太甚雍蔽必多故也餘若宰相大臣督撫司道皆士民所不能上書者蓋蔽塞甚矣即前朝聞有太學生上書亦絕無民人上書者 皇上乃欲盡知民隱欲盡說天下人才識破蔽塞滿開堂壁既勸開報館以求昌言復許藩臬道

府上摺旣許羣僚及州縣遞奏並許士民上書又恐詣闕爲難聽在外由州縣封遞非徒 國朝所無亦千古所未有考通史而不得見者也於是懷才抱志之士望風雲集咸得吐胸臆紓實學於 聖主之前九流並湊百孔同和上備嘉納見之施行實千古未有之盛遇也四萬萬人中凡有疾苦凡有積滯凡有才賢孰不呈露破除於 聖主之前乎廣開見而決積壅通下情而達民隱坐一室而知四海不窺戶牖而知天下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第四章　豁達大度

國朝堂陛旣嚴又承平日久權臣和珅穆彰阿之流以怪責箝羣臣之口奏摺中一字之失一畫之誤體裁少謬非徒嚴譴有得重禍者故羣僚畏謹恐不自保石慶馬五尾之獲罪也久矣當羣僚上書之日多出草野不諳奏摺體式或有官銜在上或稱職不稱臣或稱呈不稱奏體裁雜沓 上皆不問明降 上

諭曰吾欲悉舉國人才識其體式何貴焉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用二尺之長條稱及　皇上亦不抬頭　皇上笑而置之求言之深求才之切寬小故而舉大誼大度容人蓋自古所未見焉

第五章　日昃勤政

承平日久大臣皆以資格進用偷惰度日限隔言路章奏日稀入直即退既許羣僚及士民上書後都察院每日遞摺數十各署亦然摺厚有至百數十開者　上雞鳴而起日晡乃罷猶不能盡　上乃自閱其要者餘令譚嗣同四京卿入軍機覽閱然每日猶不能畢或請少加制限　上終不倦不肯限制此又自古所無先是章奏或少　上端坐穆思前日之摺擬酌施行退朝則考討西法新政之書日昃不遑其勤政如此

第六章　求才若渴

唐宋皆五日一朝羣臣明世見大臣尤稀神宗乃至二十九年不見臣下　國朝立法每日必召羣臣不問寒暑　皇上求才若渴海內豪傑日有薦舉每日除樞臣大臣及御員外召見薦舉人才垂問勤勤或遇一二時許稱旨者擢用𠐍開懋勤殿以謀議制度用外國通才以備充顧問考數月內薦舉之多爲國朝所未見　上之求才若渴如此

第七章　破格用人

破格用人至　國朝而極矣漢人舉孝廉爲郎擢議郎爲守入朝即可爲三公我　朝則御史九轉乃致五品卿侍郎則左右徧歷乃能陟都察編檢郎曹十餘年乃得補缺開坊若循資久者皆自大撩以是士氣易委夫漢武帝明太祖擢用英豪皆有不次之擢以厲士氣故人人用進取之心　皇上於袁昶岑春煊一言皆超授藩司王照不畏強禦則以主事而擢四品卿江標督湖南學政

明新政有聲則擢四品卿黃遵憲官湖南有聲則擢三品卿使日本鄭孝胥召見稱旨則由同知超授道員若四軍機則楊銳以內閣侍讀劉光第以刑部主事譚嗣同以知府林旭僅以舉人中書並授四品卿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實爲宰相矣其徐致靖王錫蕃以少詹學士作署禮部侍郎因爲超授即李端棻以倉督授禮部尚書尙是超擢以禮尙多由兵刑工三部推移無有由侍郎上擢者也若袁世凱之由按察使擢侍郎吳懋鼎端方徐建寅以道員擢三品卿皆不吝通爵顯官以待天下之士令士氣鼓動人人有柄用之望相與講求即至有爲以主事召見已爲咸豐以來四十餘年未有之創舉若以主事專摺奏事尤爲　國朝曠典所無其破格以待天下之士實有漢武帝明太祖之風高武遠甚可以爲開創規模焉

第八章　明罰勅法

二品大臣以上向請命於西后　上無權將然則倘勅法尚有雷霆振厲之風以塞言路之故盡褫禮部全堂尚書侍郎六人而敬信李鴻章出總署實有大明黜陟之力無權猶如此若有全權則守舊迂謬之人必難偷惰取容者矣榮祿深畏英明自恐不保故及於難然深宮隔絕無人與謀不知外事但觀英斷已合武人志剛之義可以見英絕之才矣

第九章　用人不惑

皇上信用英賢不搖於疑謗翁同和為　上二十餘年之師傅倚信固矣即有為以一新進小臣開保國會事潘慶瀾黃桂鋆李盛鐸三人言之　上不及問召見一次而尚書許應騤御史文悌疊攻之　上皆不惑且因此而罪許文大學士孫家鼐亦有言其餘讒謗之說或誣其自為教主自為民主不可聽聞上皆不惑湖南舉人曾廉請殺有為又誣引梁啟超言行一切民主民權之說

加誣以揚州十日記攻滿洲之言　上非徒不惑而慮西后見摺而怒特命譚嗣同條條議駁長至千餘言乃以摺呈西后及西后聽諸謗欲害有爲　上即促令出上海以俾之行其曲折保全之意絕出人意表又非徒不爲讒間所入而已湖南撫臣陳寶箴學臣江標臬臣黃遵憲紳士譚嗣同皆爲湖南舊黨士夫大攻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前後劾之其後劾者疊起　上非徒不問江黃皆超擢京卿陳寶箴又特旨嘉獎於是言者少息　上之用人不疑如此

第十章　從諫如流

士無貴賤凡有獻納莫不降　旨立行從諫如轉圜九十日中新政無數去數千年之積弊雖向來英君令辟臨政數十年可指之亦未有　皇上九十日之多者豈非絕世聞之　聖主哉

第十一章　儉德謹行

皇上向來儉德歲費數萬金御案破而不修案上黃布舊而不換地或無氈西后之宮日興土木而　上御之殿破壞不少修理　文華殿常見外國使臣而氈舊不堪不加塗黝內務府惟知媚西后不顧　上之服御　上亦不問也西后日縱嗜欲日日傳戲　上雅不好妃嬪僅珍瑾二妃瑾妃死矣今僅珍妃一人太監寥寥　上絕無他嗜目不邪視足不妄行口無妄語惟好讀書間及西國新式精奇器物以考其製造之奇而已蓋儉德端行出自天性也

第十二章　好學強記

皇上聖德睿明學問淵深樞臣某公嘗語予曰　上性強記閱奏摺極敏速偶有奏摺稍少之日即端坐追思舊摺有及數月前數年前者樞臣皆忘之　上猶能指出某人所奏某事故樞臣多以此被譴責梁啟超所著變法通議進呈兩日梁啟超召見　上發出其書令訂正漏誤皆粘出片紙其精細勤敏如此

有爲進呈之日本變政考連日被促一册甫上閲日卽催叢讀甚之敏可見叢

所從之師傅學問深博故　上之文學本源極厚書法鍾顏端厚渾朴時文極

雅今上師翁　上親錄丙戌會試兩縣齋宮之文學成者及淵源之所皆李聯芳欲師　御製詩尸極雅外輪囍　上上遺辭以拔人心無孔本也　上退朝之暇手

不釋卷絕無嗜好旣無權則惟以讀書爲事故讀書極多皆戚無事勞及宋元

板本皆證燃勤殿左右以及漢學經說並加流覽及膠旅變後　上怒甚謂此

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監跪請不許大購西人政書覽之遂決變政　上焚宋元

板皆非毛有議　上之太過激者太監多走告西后以　上購西書又謂　上入西教者謠謗紛紜然從古英主剛決多如此彼難裝以成者彼謠用以作巧其能誣其暴殄天物乎四一則亦以禁攻之

心正以見謗城之故也守舊者以常例安之何足怪哉

第十三章　發晦潛藏

自歸政後十年　上不甚決政事大臣或謂　上性質弱而不英多暱信之

及觀新政之行督責大臣推布新政日新月下及黜權奸雖嚴之氣摧抑　達英

勇之士施破格之賞罰若雷動而雨注於是知昔者不決政事蓋以事權不屬養晦待時也今以英明一露即被廢立然後知 上十年來之忍辱養晦爲不可及也

第十四章 持善外交

中國夷夏之戒從古極嚴自宋人敗衄於金汴京屢破二帝蒙塵飲恨吞聲胡安國之傳春秋專發此義而大地未通未知萬國別有文明一例以匈奴突厥視之此守舊諸人之心識所以不肯變法而傲侮强鄰不通外交者也 上博覽西書深通萬國意存平等親視友邦其文明之國尤能重視獨明大局破棄小嫌日本新有割臺灣之事國人咸疏惡之而 上知其變法文明昔慾自立今欲親好於黃遵憲之東來親以硃筆改定國書爲同洲至親至愛之國六字德王之弟親王亨利來覲群臣斤斤爭典禮 上獨曰不必爭小節失大局許

賜之坐起立見之親與握手此　國朝所未有非德人所爭而　上自定之者

暨日相伊藤博文來遊請覲　上亦賜之坐朝鮮故吾屬國經東事後聽其自立然以舊禮不肯與通國書　上亦慨然許之廷臣擬國書猶靳其稱稱爲朝鮮國主　上親改之還其帝號其不計小節能親外交破舊日疏傲之虛文而務行保國愛民之實政以國之自立在此不在彼也

第十五章　愛民忘位

中國以孔學敎士大夫以老學治國二者相持二千年其務施仁政除苛虐以惠民生者諸儒日持經義爭之於朝而積久歷漸以有寬政及今日之民者也然自韓非倡督責術私國愚民術而秦用之漢人從之後世帝王皆以私國愚民督責術爲傳子孫秘策外雖間施孔學大義以結民心實皆欲固權位以箝制其下故雖知有開民智聽民議之善政而不欲行夫以四萬萬之民二萬里之

地而弱至此惟恐民之故　皇上語曰時艱吸變危亡亟亟變法羣臣言者除大乖謬無不立從大學士孫家鼐處之諫曰方今外患吸迫誠不可不變法然臣恐變法後君權從此替矣時各報多有言民權者　上又欲開議院故孫家鼐言及此　上曰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不替何計焉嗚呼　皇上無私其權位之心但有救民之志雖堯舜之聖豈有加諸又議院者皆各國之民以死爭之而後得俄羅斯之民以死爭之百年而不能得者而我　皇上乃自欲開之好善如不及而絕無一毫之私心　上諭有一民不被澤朕躬未爲盡職又有使天下知其君之可恃語嗚呼至公至仁孰有若我　皇上者乎後以臣下言民智未開守舊太多開議院則益阻撓新政　上始語曰待後數年乃行之然命衆至庭謀及庶人闢門籲俊合宮總章以[illegible]美意　上固已躬先之矣

戊戌政變記卷九終